

## 感悟生活

# 写给章子欣的妈妈们

○王珍

一个女孩十六七，应该是中学生的年纪，她却完成了从女生、女人到母亲的全过程。

这个母亲的女儿叫章子欣。是家住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清溪村的章子欣，是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的二年级女生章子欣，是2019年7月4日被租客梁某和谢某骗去做花童的9岁女孩章子欣，是7月13日下午3点左右，在象山松兰山景区海里发现的遗体章子欣……

章子欣，一个胖乎乎的女孩，一头粗黑的长发马尾辫、一件上白下淡绿的汉服长裙，很温柔、很乖巧、很听话、很易于与人亲近的样子。

短短9年的人生，似流星划过夜空。

除了极少的几位亲人，她没能给人留下太多的印象，更多的人是在关心她的失踪案时看到了截屏上的她。甚至是她的父母，又和她的人生打过几次照面？她和这个世界作别的前两

三天，跟她最亲近的“好”人，居然就是那对要了她命的男女！

就在章子欣遇难的次日，作为一名长期缺席的母亲，她并不知道女儿被人骗走，当然更不知道女儿可能已经不在人世，她只是在亲戚的陪同下，来和女儿的父亲办掉了离婚手续。

在女儿的一生中，她的出现似乎只是一个偶然——生下女儿的时候，中间短暂的相处和偶尔的电话，然后的相见，就是永远的告别了！

她说，她和女儿的父亲合不拢，他不是自己要托付终生的人。她说，那时（生孩子时）我还太小，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母亲，承担不起母亲的责任。

作为一个女生，她可以这么说，作为一个母亲，她的反悔来得太迟！作为缺席的母爱，这是人生一笔永远无法还清的债务。

章子欣的妈妈曾女士说，16岁那年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，在工厂里认识了章子欣的父亲，两人产生好感。“就是两人一说

话，看着他我就笑”……

想起三毛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中的诗句：“记得当时年纪小，你爱谈天我爱笑……”这么清纯无暇的爱情，没有世俗的风霜，美好得直让人往回穿越至《诗经》中。那时的女孩十六七甚至更早的十二三，她能做啥？没有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有的只是跟母亲学织布纺纱绣花，下田采薇、采莲、采桑、采茶。江南可采莲，采莲间隙，看着鱼戏莲叶间；情窦初开，采桃摘瓜的时光，投以我桃，报之以李，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桑间濮上，采摘之间就是女孩们的小桥流水，花前月下。

章子欣的妈妈们就是今天来到都市的采桑女采茶女。和城里的女孩不同的是，她们的耳边没有父母那种“都是为你好”的絮絮叨叨，没有严厉的读书、考试的督促声，也没有学校老师的管束。她们从很小时就已经学会了自己管理自己，因为她们中的许多人，从小就有一个共同

的名字，叫留守儿童。所以，她们的人生路要走得好走得稳，需要更多的自律。

有人说，她们生在穷人家，她们够可怜的，你凭什么高高在上地苛责她们？我听了觉得惶恐和心虚，我确实没有资格来说三道四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有话要对她们说，因为我真的不希望有更多的章子欣啊！

其实，我一直佩服那些为了爱情而勇敢的人们，可以不听逆耳忠言，可以不要那么多的利弊权衡，只顾一心念着自己的爱情心经，我的爱情我做主，为爱出发，义无反顾向前冲。

但是，相爱之后呢？

更多的悲欢离合、爱恨情仇让我明白，我更应该去佩服的是——那些不后悔当初选择，不忘初心的人们。不管爱的路上有多少艰难坎坷，能坚贞不渝走下去的，才是真的勇敢。

感情确实有许多理智根本就无法理解的理由，所以，我们必须不断修炼，不断成长，加持

理性。因为最原始的本能只有有了理智的加入，才能让人活得更像人。同样，婚姻中除了两情相悦，或是能负担柴米油盐的体力或者能力之外，必须有责任、义务、道德、良心的投入。

一个16岁的孩子，自己学无所成、居无定所，既无稳定的职业，也无安身立命技能和学养，用什么来结婚生子做母亲？就像自己羽翼未丰，还奢谈什么在自己的羽翼下护雏？

所以，我想对还没成章子欣妈妈的女人们说，至少，等你长大了再来说爱，再来做母亲，心智未全就着急慌忙地成了生理母亲，就像一只鸟，翅膀完全没长硬朗就硬起飞，坠落，摔伤或者粉身碎骨，都不是不可能的。

当然，如果你已经成了章子欣的妈妈，你只有带着你的孩子勇敢坚强继续飞，途中你可以停留、可以喘息，但你不可以放手，因为你的手一放开，你的孩子一定掉向深渊……

## 情景交融

# 夏夜蝉鸣

○朱敏江

正值夏夜，推开窗户，一片树影婆娑，伴随着清风扑面而来的，还有阵阵的蝉鸣。知了、嘛叽嘛、黑老哇哇，在昆虫家族中，蝉是名称较多的一种。而它的幼虫名称更多，爬爬、爬拉猴、蝉猴、知了猴、结了猴、肉牛、结了龟、神仙、蝉龟，不胜枚举。

晚风习习，驱赶走了夏夜的闷热，给我的房间注入了满满的清凉。蝉鸣从树梢间轻轻掠起，像清风拂过水面，婉转成一泓清亮的乐音，源源不断传入耳中，让人倍觉清爽。我静静地立于窗边，满怀愉悦地欣赏着这天籁般的清音，如同虔诚的信徒静听着上帝的梵音。

静听蝉音，我不仅生发出一个想法，是不是在每个人的耳中，蝉鸣都是如此清亮悦耳呢？

我知道，至少在雍正眼中，蝉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吵闹邻居，午间清梦的搅局者。雍正皇帝还是皇子时，府邸树木苍劲，每逢盛夏，居于树上的雄蝉，便会竭力振动腹部的鼓膜发出声音。刺耳的蝉鸣犹如一把锋利的尖刀，穿过高大的殿墙，直钻雍正耳鼓，成了无休无止的鼓噪。为了不让蝉搅乱了自己的午觉，喜静畏暑的他专门设立了粘杆处，让人操作捕蝉，消除鸣蝉的强大噪音。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粘杆处后来却演变成了与蝉无关的特务机关。

在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听来，这蝉音又是另一番景象。其时，在长安城的一座监狱中，高墙外遒劲的古槐树上，飘出了阵阵蝉鸣，飘入了狱中囚徒骆宾王的耳中。失路艰虞，遭时微縕，身陷囹圄的骆宾王，被这蝉鸣勾起心中的幽怨，对自己的处境深感唏嘘。秋蝉高唱，触耳惊心，他不禁写下了这样一首悲愤的诗——《在狱咏蝉》：西陆蝉声唱，南冠客思侵。不堪玄鬓影，来对白头吟。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。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予心。

让我敬佩的是，骆宾王虽闻蝉鸣生悲感，然却能引蝉自喻，赞誉蝉高居枝头，宁饮坠露也要保持韵姿的美德，蝉自然也成了他最佳的人格化身。

画面翻转，我们将时空转到北宋时期都城汴京的郊外。一个骤雨初歇的夜晚，帐幕中的柳永一杯一杯地饮酒，仕途失意和恋人即将分离，让他心情抑郁。破碎的月影下，与爱人执手相看泪眼，满眼的恋恋不舍。此时，树梢间的蝉音传出，满耳皆是浓浓的凄凉和不合时宜的急促。蝉影茕茕，柳叶瑟瑟，离愁别恨、仕途惆怅交织，在词人心头萦绕，全都化作了满怀的愁绪。

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在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，受排挤罢官在上饶隐居的大文豪辛弃疾，独自外出赏景。路过黄沙岭时，漫天遍野的稻花香和着蛙声扑面而来，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在词人眼前铺展开来。摇曳的枝叶间，蝉鸣响起，而在词人听来，此时这蝉鸣不再是扰人的嘶鸣，而是那么地清幽，那么地令人陶醉。

同样的蝉鸣，为什么听在不同人的耳中，却有不同的感觉呢？我想这也许与各自不同的心境有关吧！

## 微型小说

# 婷婷

○姚崎峰

那日，我在老屋的院子里伺弄几棵果树，春光明媚，枇杷正黄，樱桃也快熟了。这几年，我一般会在双休日去老屋走走，喜欢乡村的田园风光和清新空气。

乡间小道上，走来一个人，我从树干的缝隙看过去，是老家的邻居，按辈份我得喊他叔。他与老婆在镇上经营蔬菜摊好多年了，生意一直不错，这些年也算是挣了一些家业。

他正走着，回头喊了一声：“婷婷，快点，我们到西瓜地里去看看。”

这个名字，我有印象。是他女儿的名字，其实，我也是近几年才确切知道这个名字的。姑娘小时候见过几面，我外出工作时，村里也很少去，基本碰不上面；她外出读书的那几年，我就再没见过。直到她毕业回来工作后，有一次在公交车上碰见，我坐在她的侧位，我看了又看，像，像她的妈妈。于是，小心地问及，回答是肯定的。那一次，我也才知道了她的名字叫婷婷。姑娘大概25岁的样子吧，不算大龄，去年10月嫁人了，酒席是在村里办的，很隆重。我们是同一个族的人，都吃了喜宴。男方家在市中心。

我依稀记得婷婷小的时候，骑在他的肩膀上，父女俩一路逗着笑着，从我家矮篱笆外的小路上走过，我真是羡慕不已。

听他这么一喊，我估摸着，是他女儿回家来看他们了。

我望了望小道，没有别的人。冷不丁地，却蹿出一条大狗，绕过低矮的围墙径直朝我跑过来。这狗吐着大舌头，蹭着我的身体转，吓得我不敢乱动。

这是一条体型较大的狗，长毛蓬松，具体是什么品种，我不太清楚，也许是牧羊犬吧。

“婷婷，你干啥，快回来。”他又看看我，笑着说：“××你在哪。不要怕，它不会咬人的。”

我略显尴尬地笑问：“叔，你家婷婷回来过吗？”

“很少。她最近怀孕了，不方便。”他回答。

它绕着他撒欢不已，一前一后从院墙外走过去。

我又想起办酒席的时候，男方来接女方上车的那刻，他微微侧过脸去，他的喉结一动一滑，眼里似有泪光在闪烁。我想，那一定是父亲对女儿依依不舍的真情流露。

也许，这就是一种亲情的转嫁吧。

## 百姓故事

## 百姓故事

# 我的写稿情结

○董柏云

涂鸦文字，已有40多年了。

早在部队当兵时，我就有爱好观察笔记的习惯，在那时看到军报上有喜欢的句子、段落、小诗等，便把它抄录在笔记本上。到了有空时揣摩品味，日积月累，收获不小。而要说真正写稿、投稿，完全是一次偶遇。

清楚记得1988年11月6日下午，市区府横街发生了一起火灾。一场大火把我厂职工的家全部烧毁了，更可惜的是有位女职工正准备结婚，这场大火把她的全部嫁妆烧成灰烬。时任厂工会主席的我，马上会同相关车间负责人赶赴现场了解灾情，并向受灾职工家属表示慰问。随即，厂工会做出募捐决定。不到5天时间，很快收到汇总数目不小的捐款和粮票。目睹这一幕幕感人的场景，我内心无比激动，很快将目睹的一切，在最短的时间里写出了《烈火无情人情深》的文章，并将稿子送到《绍兴日报》编辑部。11月22日，《绍兴日报》以“通讯”载体，再现了我厂募捐的动人一幕。当这篇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文章刊出后，厂领导表扬了我，说我写出了全厂职工团结互助的精神；职工们说，看了这篇报道感到振奋和感动。

其实，我的笔名被人知晓后，也不全是坏事，还得到单位领导的肯定。“我看你写的文章都与工会工作有关，何必用笔名呢？”有领导的壮胆和鼓励，我的许多文章便从此署上真名出现在报刊上。更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些刊登在全国各地报刊的数百篇文章，居然得到工会领导的关注，决定为我出集子。于是，我的《无悔的选择——新时期工会工作随笔》一书得以出版，并下发到基层工会，得到不少工会干部的好评。

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总还得有点追求、有所爱好。即便现已退休，我还时常坐在书桌前，静心写点东西，也算是一种爱好吧。

禅意的插花  
郭建生 摄

## 思绪点滴

# 走在森林的边缘

○缪宇光

大学寝室下铺的兄弟，现定居在挪威首都奥斯陆。每天清晨，他要在小区里散步，总是和一只成年野鹿不期而遇。他特地拍下照片，晒在朋友圈里。

我在我家乡，这个国家森林城市的东湖边上，每天也有走路的习惯。东湖东岸有一处面积不太大的森林，我几乎没有走进去，就喜欢走在森林的边缘。

村上春树在《挪威的森林》里有这样的文字：“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，成熟后却迷恋平庸，在我们寻找、伤害、背离之后，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，这是一种勇

气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，迷失的人迷失了，相逢的人会再相逢。”

几年前，我曾去云南香格里拉旅游，在旅游车上，青年导游一个劲地讲中国远征军杜聿明部，从缅甸穿越野人山古老森林撤回滇西的故事。其情节之悲惨，死伤人数之多，一般人难以想象。

于是，我的脑海中有了这样的认知：森林是神奇的，也充满了未知的陷阱；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，没有沉着的心态，还是不要随便踏进森林。

我喜欢在家乡森林的边缘走

路，在枝繁叶茂的大树底下，在整洁平坦的人行道上，一边走，一边听音乐。这样的感觉，真是自然而美好。

森林的边缘是什么？是简单、自在的生活。即使生存的重压累得喘不过气，在森林的边缘走一走，我便感觉心情舒坦。而森林仿佛让人深不可测，感觉有很多迷路和陷阱。

我喜欢在森林边缘行走，即使懂得行走森林的基本常识，也不会轻易踏入森林一步。因为，我怕在森林里迷失自我。

让生活变得简单点，其实也挺好。

○李志铭

## 难忘记忆

# 贵人老卢

人类的生命离不开大自然的哺育，每个人也离不开高天厚土的滋养。漫漫人生路上，不管是你是高高在上的权贵，还是生活在底层的百姓，也许都会得人所助。这些帮助过你的人，俨如天上那颗闪亮的星星，照亮了你的生活。

这种曾予你援手且不计回报，甚至影响或改变你人生的人，就是你生命中的贵人。

那一年，我还在一家工厂工作，因为偶然的一个机会，我在省报上发了几篇文章，被报社发现后，欲调我去做记者。

当时，上级部门的工作调令已发出半月有余，可厂里没有一丝动静。那时，老卢亲自给工厂领导打了电话，并让人稳稳地转告我，调动只是时间问题，做好准备。我夹着尾巴在忐忑不安中又度过了短暂而漫长的半月。终于在月底的最后一天，我如愿以偿地去了杭城南山路的报社。

之前，我不认识老卢，与老卢也没有任何交往。可这一切就在这个美妙的季节，老天向我打开了一扇神奇的窗户。

老卢是这家报社的常务副社长兼主编。那时的老卢大约50多岁，一头浓密的黑发，一身笔挺的浅灰色中山装，领口的风纪扣总是扣得紧紧的。老卢没有一点架子，表面上看起来有些不苟言笑，其实老卢是一个谈笑风生、和蔼可亲的长者，一点也不像他装那么严肃。

老卢为人十分低调和谦虚。他常言，自己是穷苦出身，也没读过几年书，现在这点墨水也是在解放后速成班里学的。他说自己之前也没办报的经验，组织上让他当报社主编，纯粹是赶鸭子上架。可在我们眼里，老卢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在老卢手下工作，感觉非常温暖而踏实。

记得一年秋天，到温州采访

并不简单。报社里，我是最年轻的记者，当然也是社会阅历最浅的那个。每天除了采访写作，可能还要面对微妙的人际关系。有人好心地告诫我，在机关里，如果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，你是有再大的能力也寸步难行。此时，或许老卢看出了我的心思。中午在长桥散步时，他把我叫到他跟前，用极其平淡的语气对我说，业精于勤荒于嬉，行成于思毁于随。一个人是要靠本事吃饭的。不要受那些不良风气的影响，记者的土壤应该在社会实践中。老卢的一番话很朴实，仿佛像寒夜里的炉火照亮了我的胸膛。

之后，我几乎打破了当时报社“坐班制”的惯例，深入山区、海岛，快乐地奔跑在一线，写出了一篇篇接地气、有价值的文章。

记得一年秋天，到温州采访

我急急地踏上晚班车的回程。不料，在青田境内那弯弯曲山道上，客车司机为了躲闪前方货车上的长竹，慌乱中车辆不幸翻下了山坡。庆幸的是，我没有死也没有伤。中途，我给老卢打了电话，讲述了遭遇。电话里，只听见老卢在不断地问我，人有没有事？人有没有事？那时候，我忽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。

那几年，老卢像父亲一样对我充满着期望，而我就像一个老农在新闻的土壤里守望着丰收和喜悦。几乎每年我都有新闻在全国及省内获奖。每当我捧着那大红色奖状的时候，脑子里都是老卢的影子，想起了老卢那句赠言。可以说，没有老卢，也许也不会有我今天的成长。